

曹禺戏剧全集

曹禺



4

曹禺戏剧全集



4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作者在人艺

# 目 录

正在想 ..... 001

## 桥

第一幕 ..... 055

第二幕 ..... 161

## 明朗的天

第一幕 ..... 245

第二幕 ..... 299

第三幕 ..... 331

附：“明朗的天”的故事(备演出时用) ..... 360

正 在 想

本劇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0 年 10 月初版

## 人 物

老窝瓜 马家班的班主，五十左右，一个变滑稽戏法的老前辈。

小甜瓜 “窝瓜”的老婆，三十五左右，聪明伶俐，面面圆到，曾经在平民娱乐场所说书弹唱，盛极一时。现在徐娘半老，只好帮助“老窝瓜”变变滑稽戏法，聊以糊口。

小秃子 马家班的少老板，十八岁，学得一口贫嘴贫舌，十分呆气。

老盖儿 整天在马家棚子前面，敲锣打鼓，喊喊唱唱，专门为马家班招揽生意，让客收钱，一句话，一个“拉人的”。

哈哈笑 一个拉洋片的（“唱西洋景”的），一口地道北平话。嘻嘻哈哈，滑头滑脑。

小 红 小秃子的情人，十七岁。

领 弟 小红的女友，二十岁。

李保长 管辖马家棚子一带的保长。

李老太太 李保长的妈。

五姑奶奶 “老太太”的女儿。

三丫头 保长的女儿，十三岁。

四和尚 保长的少公子，十一岁。

丁老师 某小学教员。

穿西服的瘦子 歌舞团的人。

胖子 敲洋鼓的。

醉 汉。

唱数来宝的。

攒交的力士。

乡下人。

还有卖膏药的，说大鼓的，以及其他奇形怪状各色人等。

## 景

这一向老窝瓜郁郁不欢，因为棚子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。戏法没人看，马家班不改行，眼看着只有饿死。前场只靠一个拉人的老盖儿，喊破了喉咙，棚子里也不上几个座。偏偏这些日子除了马家班的滑稽戏法外，这个小坝子又添上各种新奇娱乐。蹦蹦戏，说大鼓，单口相声，歌舞团，一窝蜂似地簇集一处。真是五花八门，好不热闹！相形之下，窝瓜的场子，确实阴阴惨惨，仿佛他那场玩意儿只有鬼才肯看。

其实同行们相处，都还融洽，围着棚子的老板们，个个红光满面，生意兴隆，大家望见老窝瓜对着空棚子连喊带叫，乱翻跟头，确也觉得兔死狐悲，凄凉可怜。有时反而抽个闲空，到马家棚里捧个好，喝碗茶，这也是因为：一来窝瓜资格老，自小跑江湖，至今也有几十年，所谓“德高望重”，再潦倒也算个头儿。二来，他性情憨直，人缘好，整天不慌



不忙，心里总有他自己一套如意的算盘。虽然有时候不免吹吹大气，翻翻花样，大家也料得稳，这个“傻好儿”干得再热闹，也不过是混饱了两顿干饭，没有大来头。三来，他那老婆——那红过一阵的小甜瓜——实在比他聪明，伶俐，四面八方都联络得周周到到，真是圆里透圆，同行亲友们倒也心甘情愿，闲着没事，到棚来凑凑热闹。

今天下午棚里气象大不同，原来窝瓜闷想许久，忽然豁然贯通，说是“要发财，得改行，”以后专演时下最受欢迎的“话剧”。不用说，这一改准是“锦绣前程！日后前场的金银用斗量，堆得满柜满箱！”说得大家欢欢喜喜，不用提多么乐！只有那聪明的甜瓜暗自不信这一套吉利话，却也不便多加议论。心想说不定这“傻好儿”时来运转，福至心灵，也许从此大家就翻了身。再者，变变也好，就算是做梦都好。总之想来想去，目前实在混不下去了。棚里的布置也大改良，正中靠后，那斜斜歪歪的小戏台，现在挂上两个半幅破被单，上面补成红一块，紫一块，做为戏幕。台高三尺，四四方方，这台两个胖子坐不下，半个胖子就压得幌幌摇摇。远远看，孤孤零零，倒像黄泥堆上一座破土庙。台右仍然悬着那褪了色的油渍红布幔，幔后面是艺员们等候上场的隐蔽处，幔下可以望见人们的脚。棚右近前通着出口，拉人的老盖儿在外面扯起破锣嗓子，边唱边讲，鬼哭神嚎，把马窝瓜一家三口的玩艺儿吹得天花乱坠。棚内横七竖八排放几堆空桌椅，阳光由棚顶漏下来，寂寞地射着桌上一层暗灰的尘土。前面正中有两张较为完整的靠椅，大约是为着今天的特约贵宾借来的，棚左偏中开一矮矮的入口，通着一间小席棚。在“古”时候这里面因为前台生意好，照例很

宽敞地放着黄晶晶大肚皮的开水壶；至今早已充作马家的卧室，饭厅厨房，休息所，最近一变而为窝瓜一家的化装间，经理室，以及窝瓜编剧的所在。此外棚里稀稀落落悬起几块当年的骚人墨客题赠的横绉幅，字迹模糊，只有正中挂在幕上的那一幅上面依稀认得是“色艺双绝”四个字，题明送给“甜瓜女史爱存”的。

抬头望，喜气扬扬的窝瓜穿着自己仅有的一身“古时候”的瘦而短的洋服，头顶常礼帽，手执文明棍，足蹬草鞋，兴高采烈地在颤巍巍的台板上踱来踱去，一双小眼睛，不断地闪动，想起眼前的成功，喜孜孜地直沉不住气。他的老婆小甜瓜——其实以外形看现在她该改名“西瓜”——也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上身红洋布袄，下身粉红缎子裤，笑起来一双眼珠子转啊转的，要勾走台下看戏的魂。比起她那干瘪的丈夫，她那光致致的圆脸；乌黑的头发，真不像生过秃子那么大的儿子的。尤其是秃子虽然十八岁，神气看来却自命不凡，人小心大。现在留头发，擦“凡士林”，已经学会找女孩子们厮混，早不是当年呆头呆脑的小秃子了。他现在穿一件瘦瘦的浅绿旧绸褂，白扣子，高领子，下面是香芸纱的肥裤，脚下一双白帆布鞋，除了裤嫌旧，白帆布鞋张了嘴外，周身上下收拾得熨熨贴贴，足配得上做一个乡下大姑娘的小情郎。

开幕前就听见马家班前后左右锣鼓喧天，说书叫唱，小买卖人乱吼乱吵，掺杂闹哄哄的土班马戏，热辣辣的半洋歌舞。洋喇叭吹着懒洋洋的小调，配着悠扯扯的破鼓。场外拉人的喊喊叫叫，边劝边拉，乡下老怩怩妮妮，在门

口上张望一下就跑。四周围男女老少挤挤蹭蹭，有说有笑，这外面一片喧嚣嘈杂的声浪，益发显出马家棚里分外寂寞。

幕开了，小台上马家三口却在斗气。小秃子抱着一条板凳不知为什么绊倒在台角上，两脚张开，气呼呼地翻着白眼。面对观众，秃子的爹与秃子的妈并排正坐在一条狭长凳上，直眉瞪眼，像一对拌了嘴的土地公婆。倒是窝瓜心软，先偷偷望秃子妈一眼，却发现她还是怒气冲天，就蓦地转过头去。小甜瓜看了看秃子爹的傻相，也气得扭转了身，坐得更远。为着一条板凳，小秃子早被他们支使得头昏眼花，现在左右望望，一肚子的闷气，勉强爬起，走到中间台前，预备放下板凳。窝瓜看着真不顺眼，失望似地瞪瞪他，叹口气转过头。这时小甜瓜突然跳了起来。

小甜瓜（冒了火，对着他喊）不对，我的小祖宗，你的脑子是跟着刚才的菜汤子下了饭啦？是怎么啦？这椅子不搁在这儿。放在右边墙边上。说啊，（对着他的丈夫窝瓜翻白眼）我的爹，你不是这戏里面的（忽对秃子）什么“行子”？

小秃子（低声）编剧妈？

甜（听不惯，怫然）什么“编剧”？一个变戏法的编了几句戏词也用得着撇这么多文明话呢？

老窝瓜（一旁不满）你看你这个叽里嘟噜的劲儿，仿佛这出戏是你编的似的。（噘着嘴，指着左边）放在这儿。

甜（指右边）不，这儿。（对窝瓜）你不是说放在这儿的叫我在台上坐着吗？

窝（大怒）我说放在这儿就是这儿。小秃子，放在这儿。快放

好,小心(拿起文明杖)我把你的脑袋敲下来!(几乎把秃子挤下台。)

秃 (也怫然)爹,什么?

窝 放在这儿。

甜 放在这儿。

窝 (大喊)秃子,放这儿!

甜 (也大喊)放这儿,秃子!

秃 (无名火起)我的天,还是听谁的话?干脆放下。(砰然一声,椅子落下)你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。(跳下颤巍巍的小台,直向左面席棚走。)

甜 (没想到)小秃子! ——

秃 (停住回头)再说我现在不叫小秃子,我叫(做势)马一飞,我现在是话剧,嗯!(看窝)文明话剧的演员,我不是那个变戏法,翻跟斗的小秃子。(大摇大摆,进了席棚。)

甜 (望着秃子走出,倒吸一口气)哟,“土地奶奶放屁”,好神气呀!(忽对窝)谁给他起的这个官名?

窝 (不安地笑)不才,我。

甜 (睁眼)你为什么不问我?

窝 问你,你整天在李保长家里死泡,聊闲天,你还有理!(一屁股坐下)

甜 (触起牢骚)哟!我到李保长家里不是为我们这一家三口人?你这个倒霉鬼,说贫嘴没人听,变戏法没人看。不是我,今天李保长会答应来?不是我,一会儿那个邀人的偏偏想邀你?(讽刺地)对了,人家瞧你长得好看,脸子白。

窝 (气为之夺,只好幽默地)可就凭我这副长相,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来邀我?

甜 (滔滔不绝)哼,邀你?我们马家棚子四面这些玩把戏的都死绝了,人家看我们生意好,场场卖满座!哼,这一个月每场玩意来不上三个半人。门口老盖儿拉主顾喊得像死了妈。你说哪天卖得够喝水的钱?

窝 (词穷气短)你有理,你有理,反正现在人家来找我们,不是么?

甜 嗯,那——

窝 那就得了。(本性难移,又打起自己如意的算盘)一会儿,把我编的那出戏一演,你看,不到两天,我老窝瓜的名气准出去。哼,半个月以后,这个大戏院的经理也请我,那个大舞台的老板也邀我。你看,那金子洋钱就像发大水似的,哗哗地冲我们家里流。(兴高采烈)你就瞅着吧,那时候——

甜 (狮吼)就瞅着你在做梦!你少胡思乱想,穷开心,窝窝头都快吃不着,整天闭着眼睛想啊想的,做他妈的发财梦,就凭你呀,哼——

窝 (楞住,忽然)就凭我,你就配不上!(怜悯的望着甜瓜摇头)哎!我的老婆,你怎么一点儿世界眼光儿都没有?

甜 你有!有了,一辈子改他三百六十行,行行你只配跟人家穿鞋,打扇拿行头。早晚要饭!(一气要下台,转过脸预备爬下去。)

窝 好,好,好。咱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只问你,你跟那个邀人的说好了我们要在城里大舞台演戏么?

甜 (台高人矮,脚悬半空,怒目仰视)扶——着!

窝 (赶紧过去)知道。(扶下甜瓜,她掉掉衣服)我问你,你问那个邀人的——

甜 (不耐烦地)说了。(走去排正台前横七竖八,歪歪倒倒的

条凳。)

窝 (站在台边)你跟他提过要保管来回路费,还有那店钱,车钱,饭钱,茶水点心钱?

甜 (不屑与语的神气)提了。(仍收拾她的破椅凳,顺手捡起地上一颗花生,剥开吃下。)

窝 哦,(闭目沉思,走至椅旁)他跟你讲过,一月包银多少?

甜 包(看他益发异想天开,几乎要笑出来)包银?

窝 嗯,你多少,我多少,我们儿子多少,我们这群洋鼓洋号又多少?

甜 (知道他又在做梦,便顺口答应)讲好了。(窝瓜在台中凳上坐下。)

窝 (眼巴巴地)可在大舞台?

甜 (顺口一说)大舞台!(嘴角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,又捡起地下一张破报纸,当做抹布擦凳上的尘土。)

窝 (非常乐观地)那你就应该告诉他。我们有大风舞,胡拉舞,下雨舞,抽筋舞;大变活人,各种滑稽西洋戏法;还有包公打东洋,三气诸葛亮,还有那马天才新编的文明话剧,那马天才自己主演,主编,主导,那悲秋女士配演,配编,配导的——

甜 (脸一沉,放下报纸)什么?

窝 (忽然梦醒)怎么?

甜 秃子爹,你整天抱着脑袋打糊涂算盘,我不管你,你可别想背着我乱找人!

窝 (莫明其妙)谁找人啦?

甜 我问你,哪儿来的这么一个悲秋女士?这个野娘儿们,是谁?

窝 噢，自然是你！

甜 我，悲秋是我？

窝 （翻翻眼）嗯，怎么？

甜 （不可救药，干干脆脆）我叫我的小甜瓜，我不悲秋。

窝 （无办法）唉，你瞧你这点儿眼光吧！现在年头改良，地皮儿薄，人家唱话剧的当了势，我们这变滑稽戏法的名字早不吃香啦。

甜 我这名字叫顺了口，小甜瓜这方圆几十里地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，想当初——

窝 想当初，哼，我（拍胸脯）我老窝瓜下南洋，带着一套滑稽西洋大戏法，“二龙戏水”，“五子登科”，“大变活人”，“巧啖珠喉”，就听我这一句：（忽然马猴似地跳上台前一张条凳，扯起破锣喉咙）“辟里拍拉，拍拉，辟里拍，辟里拍拉！”真是——（回头望甜瓜）

甜 （不堪回首）真是——（颇想寻出一句成语来形容这心情，然而想不出，只好叹口气，还是——）唉，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？（孤独地坐在凳上）

窝 （慢慢迈下凳来，忽然伤感起来）唉！时候变了！（坐下，也凄然）

甜 （身世凄凉）老喽！

窝 （摇头想哭）不成喽！

甜 （眼圈通红）年头改喽！

窝 （抬头，哭声）秃子妈！

甜 （不觉也怜惜她的老伴，慢慢地）秃子爹！

窝 （忽有所感，豁然贯通，暮立）所以我说你得叫悲秋，悲秋女士。就是那“黛玉悲秋”的意思！

甜 (想想也点点头)唉,悲秋就悲秋吧,我倒没想到这么一段——(望望窝瓜,油然情生)唉,别看你们男人们,倒是心眼儿机灵。

窝 (神采焕发)所以我说马天才主演,悲秋女士配演,那是——

甜 (翻了脸)什么?配演?我不配演。

窝 (改得快)好,你主演,悲秋女士主演,马天才配演,(嘻皮笑脸)好不好?

甜 (不好意思,回眸一笑)哟,你还叫天才呢?

窝 (洋洋得意)我不天才谁天才,(顺口数落,仿佛又道起数来宝)“天牌地牌与人牌,字号招牌换不来!”

甜 (颇赏识丈夫的聪明,边笑边骂)你少贫嘴。

窝 (飘飘然)不是我贫嘴,秃子妈,你就听我给小秃子起的名字起得多好,马一飞,这一飞就飞上了天,将来包银就二百块。

甜 (受了传染,不自主地)嗯,那你一百,我一百。

窝 不,你两百,我那一百也交给你。

甜 (想不到丈夫这样多情,抗议地)秃子爹!

窝 (非常慷慨)不,你拿去,你都拿去。我马天才图名不图利。我想的这几出新戏,就够我万古扬名,以后,整千整万的钱,都归你。

甜 (深深感动)秃子爹!

窝 (昂然)干吗?

甜 现在几点?

窝 (摸出一个黄铜大怀表)我的表十二点半,(抬头一算)那就是三点了。



甜 (擦擦眼睛)唉呀!这可不早了。(喊)小秃子,小秃子。

(无人应)

窝 小秃子一定在背词,干吗?

甜 (乱喊)小秃子,小秃子,我的儿。

窝 (沉着)别着急,悲秋女士!你听我叫他(轻脆地)马——  
——飞。

秃 (立刻)喂!

[秃由左面席棚里跳出来。]

秃 干什么?

窝 (得意非凡,对其妻)你看见了没有(指着秃子),演了话剧  
究竟派头不同。

甜 小秃子,一会儿,那个邀人的就要来了。

窝 (头一扬)今天我们的“话剧”可不许演坏!

秃 (翻翻眼)不是照本子念么?我知道。

甜 我们场子今天可得弄个满座。洋鼓呢?

秃 在前面。

窝 洋号呢?

秃 在前面。

窝 (忽然想起)老盖儿,老盖儿!

甜 他为什么还不吹打起来?

秃 哼,老盖儿又到摊上赌钱去了。

窝 (喟然叹息)这个堕落份子!(对秃)那么我的本子呢?我  
写的本儿呢?

秃 在屋子里。

甜 哟,什么时候你学会了写字的?

窝 (正要卖弄)昨天——